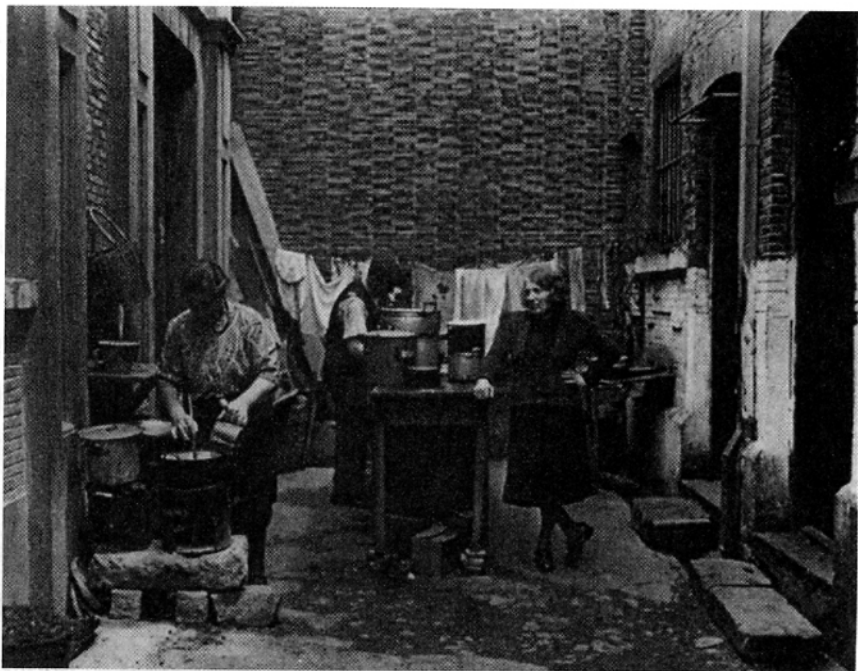


个白俄人、两个英国人、一个意大利人、两个德国人。<sup>①</sup>

#### 四

至于和中国人的关系，不妨留意影片中的这么一个片断。肮脏的弄堂里，一位犹太难民朝镜头缓缓走来，其后不远处的墙角里是个上海男人，认真地站在那里小便。想来对那个上海人而言，便溺、里弄、欧洲来客都已成了日常的部分，无从回避也无须回避了。

但“无睹”并不同于“稔熟”。片中的访谈者极少谈到与中国人的交往。翻查相关的回忆录，也仅是零星论及。犹太难民似乎无意与中国人深交（十年中，学会汉语的难民极少），赤贫的上海人也是自顾不暇，虽无“反犹”、“排犹”的恶念，但也没什么精力去嘘寒问暖了。



虹口区一条弄堂，犹太人和中国穷人混居在一起

路、茂海路及汇山路一线以北，公共租界之界限以南。”日本的限令加上整座城市的不景气使难民的经济状况急速恶化，但犹太人和中国人的交往反因此而多了起来。迫于生计，一些难民干起了更为“本土化”的工作。访谈者西格马·西蒙（Siegmar Simon）曾在街头与中国人一起扛大包，拉“老虎塌车”，一日所得不过几枚烘山芋。还有犹太青年受雇于中国酱坊，受命在店铺显眼处推磨，充当活动广告。经济最糟的时候，难民中出现了个别乞丐，以及七位在当局注册的妓女。

1945年7月17日，美空军轰炸机误袭隔离区内的民用建筑，难民死三十一人，伤二百余。中国人伤亡更巨。菲尔兹记得，曾有犹太医师无偿救治伤者，不论犹太难民或中国贫民。又据欧内斯特·赫普纳的文字材料，一提篮桥监狱内的中国医师因无酬金而见死不救，在屋内与同僚大打麻将，后遭到一难民毆击，方出借手术器械若干<sup>②</sup>。救援过后，中国人感动于犹方的无私，募集了钱款、糕点送往犹太难民所。



赫本纳夫妇的结婚照，新娘的婚纱是用窗帘缝制的

1943年2月18日，日本军方发布公告，将犹太难民的活动限制于以下范围：“公共租界内兆丰路、茂海路及邓脱路一线以东，杨树浦河西华德

<sup>①</sup>戴维·克兰茨勒：《上海犹太难民社区》

<sup>②</sup>Ernest G. Heppner, *Shanghai Refuge—A Memoir of the World*

War II, *Jewish Ghetto*,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, 1993.